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一

文苑傳

宋五

梅堯臣　江休復　蘇洵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

黄庠　楊寘　唐庚伯虎

文同　楊傑　賀鑄

劉涇　　鮑由　　黄伯思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為詩深遠古淡間出奇巧初未為人所知用詢蔭為河南主簿（東都事畧作以蔭補齋郎）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為忘年交引與酬唱一府盡傾歐陽修自謂不及堯臣益刻厲精思苦學繇是知名嘗語人曰凡詩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世以為知言歷知建德襄城縣簽書忠武鎮安判官大臣屢薦

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成未奏而卒錄其子一人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堯臣預祭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兵法撰唐載記毛詩小傳孫子注宛陵集堯臣喜飲酒與物無忤賢士大夫多從之游其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云

江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留人少彊學博覽為文淳雅尤長於詩善隸書喜琴弈飲酒不以聲利為意進士起家

爲桂陽監藍山尉東都事略作藍田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其所著書召試爲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通判睦州徙廬州復集賢校理累遷尚書刑部郎中卒休復外簡曠而內行甚飭事孀姑如母所與遊皆一時豪俊爲政簡易嘗言昭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録之著唐宣鑒春秋世論及文集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為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宰相韓琦見而善之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秘書省校書郎是時王安石名始盛歐陽修勸洵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洵

洵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乃作辨姦論後十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是時王安石名始盛以下據東都事略增洵既除官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洵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附會之說亂之也作易傳書未成而卒洵晚而好易至此據東都事略增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子軾轍自有傳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為文辯博長

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秘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適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抑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以營衣食人勸之仕不應也凡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守誣以贓坐貶望之訴於朝久不得直章十餘上朝廷爲再劾卒脫拱之寃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除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

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為正統望之以為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覯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為三十卷

王逢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巖仕唐為驍

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一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逢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少舉進士不中教授蘇州學者嘗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雄州軍事判官歸為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瑋從學事之甚謹岐國公主既降瑋為逢求

遷官且有命逢辭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
逢為人樂易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喜著書有易傳十
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無子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韓琦
琦甚器之中進士第通判陜州於吏事若素習民有母
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痛母之不得祔盜母之喪而同
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
知有法爾釋之以聞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詔賻

其家

黄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博學强記超敏過人初至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為第一比引試崇政殿以疾不得入天子遣内侍即邸舍撫問賜以藥劑是時庠名聲動京師所作程文傳誦天下歸江南五年以病卒

楊寘字審賢察之弟少有儁才慶歷二年舉進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啟封見名喜動

於色謂輔臣曰楊寘也遂擢第一公卿稱賀為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特詔賻恤其家先是其友夢寘作龍首山人寘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善屬文舉進士為宗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卒庚為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閔俗存舊等篇

時人稱之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庚兄弟五人長兄瞻
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孺通易春秋元祐三年其父游
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
得父書發之但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汝奉母奠朝
夕吾趨瀘南黎明即行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
問其故具告之父歎曰天告汝也疾為少間伯虎侍歸
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元符二年庚以貢舉事繫獄臨卭
語連伯虎并械之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

不及庚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真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為不可及宦遊四方每數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於家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同操韻高潔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謂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司馬文蘇軾尤敬重之軾同之從表弟也同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厭之投縑於地罵曰

吾將以為譏好事者傳為口實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元豐初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少有名於時舉進士元豐中官太常者數任一時禮樂之事皆預討論嘗議僖祖為始祖宜以配感生帝又請孝惠賀后淑德尹后莊懷潘后皆祖宗首納之后孝莊宋后嘗母儀天下宜因慈聖光獻

崇配之日升四后神主祔於祖宗廟室由是四后始得升祔神宗詔秘書監劉几禮部侍郎范鎮議樂几請命傑同議傑言大樂七失並圖上之神宗下几鎮參定鎮不用傑議哲宗即位議樂又用鎮說傑復破鎮樂章曲名宫架加磬十六鐘磬之非又論鎮以黑黍用秬制律銅量叩之不合黄鍾以世無真黍用太府尺為樂尺下舊樂三律鎮之樂律卒不用元祐中為禮部員外郎出知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有文集二十餘卷樂記五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孫喜談當世事可否不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少不中意極口詆之博學強記尤長於度曲初娶宗女隸籍右選監太原工作有貴人子同事驕倨不相下鑄廉得盜工作物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數曰若某時盜某物為某用某時盜某物入於家然乎貴人子駭伏鑄即自杖之自是諸挾勢頡頏者皆側目元祐中李清臣執政奏換通直郎通判

泗州又倅太平州竟以尚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宫祠禄退居吳下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誤建中靖國時黄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為似謝朓其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鑄自裒歌詞名東山樂府俱為序之嘗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為姓居越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為賀氏慶湖亦轉為鏡當時不知何所據鑄自號慶湖遺老有慶湖

遺老集二十卷

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舉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召見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為太學博士罷知咸陽縣通判莫州成都府除國子監丞歷知處號真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名對除職方郎中卒涇為文務奇怪語好進取多為人排斥屢躓不伸同時有鄭少微者字明舉成都人與涇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

鮑由字欽止東都事略作欽正處州龍泉人舉進士嘗從王安

石學又親炙蘇軾故其文汪洋閎肆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以不合去責監泗州轉般倉歴河東福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為郎以言者罷提㸃元封觀起知明州又知海州復奉詞卒嘗註杜甫詩有文集五十卷

黄伯思字長睿閩之邵武人祖履資政殿大學士父應求饒州司録伯思幼警敏日誦書千餘言每聽履講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嘗夢孔雀於庭覺而賦之詞

采甚麗以履任為假承務郎甫冠入太學履將以恩例奏增秩伯思固辭履奇之元符三年進士高等磁州司法參軍歷河南府户曹參軍治劇不勞而辨秩滿留守鄧洵武辟知右軍廵院伯思好古文奇字商周秦漢彝器欵識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凡字書討論備盡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病其乖偽龎雜考引載籍咸有依據作刋誤二卷由是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絶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

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閲文字改京秩以修書恩擢祕書省校書郎遷祕書郎縱觀冊府藏書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説無不精詣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贋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踰再考丁外艱宿抱羸瘵因喪尤甚服除復舊職伯思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别字霄賓及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以政和八年卒伯思學問慕揚雄詩慕李白文

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騷一卷東觀餘論三卷子詒詒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二至六十七

侍講學士臣羅國俊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二

文苑傳

宋六

黄庭堅　晁補之詠之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李廌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吕南公　郭祥正

米芾友仁 劉詵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彦 朱長文
劉弇

黄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為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熈寧初舉四京學官第文為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為超軼絶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聲名始震

知太和縣以平易治時課頗鹽筴諸縣爭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恍而民安之哲宗立召為校書郎神宗實録檢討官踰年遷著作佐郎東都事略作著作郎加集賢校理實録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艱庭堅性篤孝母病彌年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毁得疾幾殆除服為祕書丞提點明道宫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録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為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閱悉有依據所

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直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别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為骫法以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從之遊講學不倦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簽書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辭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罷主管玉龍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所作

荆南承天院記指為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庭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遊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之學者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黄軾為侍從時舉堅自代其詞有瓌偉之文妙絶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甚重之也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慤

之曾孫也父端有工詩補之聰敏強記七歲能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年十七從父任杭州倅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稱其文博辯雋偉必顯於世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别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於經術者可革浮薄調澧州司戶參軍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以太學正李清臣薦堪館閣召試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秘閣校理通判揚州召還為著作

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羣盜晝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姓名一日宴客召屬吏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爲徹警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降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郎召遷禮部郎中（東都事略作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像祠之徙知湖密果州主管鴻慶宮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補之才氣飄逸嗜學不知倦文章

温潤典縟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為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為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備按東都事略云補之有雞肋集一百卷宋史不載謹附識從弟詠之

詠之字之道少有異才以蔭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未上時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乃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頋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

誦其文爲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事罷官久之爲京兆府司録事扶滿提點崇福宮卒有文集五十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見蘇軾於徐爲賦黄樓軾以爲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試免以應舉爲親養登進士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遷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

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為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卒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弟覯字少章覿字少儀皆能文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能為文年十七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稱其文汪洋沖淡有一唱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歷

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丞入為太學錄范純仁以館閣薦試秘書省正字累遷著作郎史館檢討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通判黃州知兖州召為太常少卿甫數月出知潁州徙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耒於騷詞尤長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殁

未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其誨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
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
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
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
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呂梁放於江
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飈怒之
為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没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
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

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
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
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
為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為至言晚
歲詩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閑
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田謝不取監南嶽廟主
管崇福宫卒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徐州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

年十六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説遂絶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用為徐州教授又以梁燾薦除太學博士言者謂嘗私至南京見軾改教授頴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名為秘書省正字卒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為文精深雅奥喜作

詩自云學黃庭堅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存者纔十一嘗銘黃樓曽鞏謂如秦石初遊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頫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比往見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亦屬觀延至師道不可及惇為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頼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絶席欲

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之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假於挺之家不肯服遂以寒疾卒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廌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黃州贄文求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廌再拜受教而家素貧三世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

為旦而別軾將客游四方以蔵其事軾解衣為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於是不數年盡葬之盃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軾軾閲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吕大防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耶軾與范祖禹謀曰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軾亡廌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於事師之勤詎敢以生死為間即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

祭之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竒壯讀者為悚中年絶進取意謂頼為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廌喜論古今治亂條暢曲折辯而中理當喧閧倉卒間如不經意睥睨而起落筆如飛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并獻兵鑒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羌酋果莊將致法廌深論利害以為殺之無益願加寛大當時韙其言

劉昶字道源筠州人父渙字凝之為頴上令以剛直不

能事上官棄去家於廬山之陽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為食而超然無慼慼意以壽終恕少頴悟書過目即成誦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詣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别奏名應名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已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異之擢為第一他文

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吏下國子試講經復第一遂
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發強擿伏一時能吏自以為
不及恕為人重氣誼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
坐下獄恕獨恤其妻子如已骨肉篤好史學自太史公
所記下至周顯德末上下數千載鉅微之事如指諸掌
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
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
者唯劉恕耳即召為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委

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最為精詳王安石與之
有舊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因言天子
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
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
過安石怒變色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
避遂與之絶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
酒許即官修書光判西京御史臺恕請詣光留數月而
歸道得風攣疾右手足廢猶苦學如故少閒輒修書官

至祕書丞卒恕為學自歷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鈔殆忘寢食偕司馬光游萬安山道旁有五代諸將碑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為通鑑外紀家素貧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别行及潁悉封還之

好攻人之惡每自頌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
警亦終不能改也卒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官其子
義仲為郊社齋郎次子和仲有超軼材作詩清與刻厲
為文慕石介有俠氣蚤卒
王無咎字補之建昌南城人第進士為江都儀真主簿
天台令棄而從王安石學久之復調南康主簿已又棄
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王安石
為政無咎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遊然與人寡合常閉

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章薦其守道安貧
文行該備詔以為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
蔡肇字天啓潤州丹陽人能為文最長歌詩初事王安
石見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
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為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為衛尉
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為戶部員外郎兼編
修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出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
當國引為禮部員外郎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以草御

史辛義責詞不稱旨罷為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非議辟雍以為不當立奪職提舉洞霄宫會赦復待制致仕卒按東都事略云有文集三十卷史傳不載謹識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幼俊警有司方以詩賦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説數十萬言登進士第調冀州司户參軍試學官為鄆州教授郡守以其貧欲使兼他官謝不可入補太學録再轉博士以文章受知於蘇軾常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公

卿大夫高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也其後洛陽陷於金人以為知言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為檢討不就庚執政意通判廣信軍召為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格非為文陵轢直前筆力不少滯嘗言文不可以茍作誠不著則不能工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氏拱辰

孫女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

明誠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於書無所不讀為文不肯綴緝陳言熙寧中士方推崇馬融王肅許慎之業剽掠補拆臨摹之藝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為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衮斧名所居齋嘗謂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

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賤而為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元祐初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稱其讀書為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一時廷臣亦多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所著有灌園先生集傳於世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

聲梅堯臣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舉進士熙寜中知武岡縣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有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神宗覽而異之一日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恥為小臣所薦乃言祥正無行不可用祥正聞之遂以殿中丞致仕尋起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於縣之青山卒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洽光

尉東都事畧云
補校書郎　歴知雍丘縣漣水軍入為太常博士知
無為軍復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
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芾為文
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特善翰墨沈著飛翥畫山水人
物自名一家尤工臨仿至亂真不可辨精於鑒裁遇古
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王安石嘗摘其詩句
書扇上蘇軾亦喜譽之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
為多譎異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

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又不能與世俯仰故
從仕數困嘗奉詔倣黄庭小楷作周興嗣千字韻語子
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仕至兵部
侍郎敷文閣直學士
劉詵字應伯福州福清人中進士第歴莆田主簿知盧
江縣崇寧中為講議司檢討官進大理丞大晟府典樂
詵通音律嘗上歴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音又言周
官大司樂禁淫聲漫聲兿孔子所謂放鄭聲者今燕樂

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鄙俚恐不足以召和氣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調不可闕臣按古制得正徵一調惟陛下裁取徽宗然其言他日禁中出古鐘二詔執政召詵按於都堂詵曰此與今太簇大呂聲協命取大晟鐘扣之果應又曰鐘聲之無餘韻不如石聲詩所云依我磬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之聲益諧歷宗正鴻臚衛尉太常寺少卿纂續因革禮卒詵居母喪盡禮有雙芝生墓側人以為孝感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少俏能屬文博學強記年十五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調廬陵尉信陽教授入為太學正累遷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心知不可無敢一出口濤獨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遼守約不侵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闕毋輕議以詒後患王黼怒曰君敢沮軍事耶於是言者論其鼓唱撰造貶監朝城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場卒明年金師大入朝廷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集東都事略作雲

陵集傳於世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泗州錄事參軍用陸佃薦為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又用薦為御史檢法官博學好古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測款識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蛇鳥魚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蠟肪不可治真秦李斯所為也議由是定

元符三年致仕既歸老肆意於巖壑間雅善畫自作龍眠山莊圖為世所寶寫人物尤工襟度超軼黄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云

周邦彦字美成錢塘人疎儁不羈博涉書史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於邇英閣召赴政事堂自諸生命為太學正居五歲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還為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祕書省正字累遷宗正少卿兼議禮局

檢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禮書復留之踰年知隆德府徙明州入拜祕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卒贈宣奉大夫邦彦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縣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莫不先造請謀政所急公卿薦以自代者衆元祐中起教授於鄉召為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元符初卒

哲宗知其清賻絹百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為辨說又著

琴史

劉弇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幼警頴日誦萬餘言登元豐

二年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知嘉州峩嵋縣改太學

博士元符中有事於南郊弇進南郊大禮賦哲宗覽之

以為相如子雲復出除祕書省正字徽宗即位改著作

佐郎實錄檢討官以疾卒弇性嗜酒不事拘檢為文辭

劇剔瑕纇卓犖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

謂可繼歐陽修云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二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三

文苑傳

宋七

陳與義　汪藻　葉夢得

程俱　張嵲　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熊克

張即之　趙蕃

陳與義字去非洛人天資卓偉幼能文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金人入汴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為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至行在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拜吏部侍郎尋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為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有不樂與義者復用為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參知政

事唯師用道德以輔朝廷務尊主威振國紀時丞相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帝曰今梓宫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金議和則無可還之理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萬一無成則用兵必不免帝曰然三月從帝如建康明年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知湖州請閒提舉臨安洞霄宫卒與義容狀儼恪不妄言笑平居雖謙以接物然内剛不可犯薦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

物寓興清邃紆餘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於

帝云

汪藻字彦章饒州德興人幼頴異入太學中進士第調

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

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賡進惟藻和

篇衆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為之語曰江左二寳

胡伸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再遷著作佐郎時

王黼與藻同舍素不咸出通判宣州提點江州太平觀

終黼之世不得用欽宗即位召為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阼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黄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為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累遷翰林院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綃黄麻似六經十字以賜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寖成外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寧以來皆結權倖奴事閹宦

與開邊誤國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近稍鐫褫其職而還延恩宥又當甄復盡依國初法止中大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以頗真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歷何以示後乞即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

為日歷之備制可以郡人顔經投匭愬其數羅軍食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六年修撰范沖請令藻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餐錢聽辟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升顯謨閣學士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為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二十四年卒秦檜死復職官二子二十八年徽宗實錄成右僕射湯思退言藻嘗纂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

七八詔贈端明殿學士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
極羣書老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
語多著述所為制詞人多傳誦子六人恬恰憺怲懔愭
葉夢得字少藴蘇州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
紹聖四年登進士第調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
為議禮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召對言自古帝王為治
必自先治其心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
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

之以貨利或啗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況求其功乎帝是其言特遷祠部郎官大觀初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今日不當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帝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

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為先二年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衆人補郡蔡京初欲以童貫宣撫陝西取青唐夢得見京問曰祖宗時宣撫使皆是

見任執政文彦博韓絳因此即軍中拜相未有以中人為之元豐末神宗欲命李憲雖王珪亦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除貫節度使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今又付以執政之任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慙色然卒用貫取青唐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舉洞霄宫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帥潁昌府發常平粟振民常平使者劉寄惡之官楊戩用事寄括部内得常平錢五十萬緡請糴粳米輸

後苑以婿戩戩委其屬持御筆來責米樣應如蘇州夢得上疏極論頴昌地力與東南異願隨品色不報時旁郡糾民輸鏹就糴京師怨聲載道獨頴昌賴夢得得免李彥括公田以黠吏告訐籍郟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戶夢得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悅戩彥交怨尋提舉南京鴻慶宮高宗駐蹕揚州除翰林學士兼侍讀遷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形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重氣

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强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因請帝南廵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為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奏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司掊斂民財者宜罷門下侍郎顔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夢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書訟夢得過失者帝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

太一宫専一提領户部財用充車駕廵幸頓遞使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皐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隷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陽受朝命隂與劉豫通夢得諭以禍福皆聽命及豫入寇卞擊敗之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又奏防

江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堠七措置積聚八責官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十有九願聚集民兵把截要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師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見俊請速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不可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兵退屯昭關明年金復入侵至拓皋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

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詔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遂平然頗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特還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十八年卒於湖州贈檢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潤甫恩補蘇州吳江主簿監舒州太湖茶場坐上書論事罷歸起知臨淮縣累遷將作監丞近臣以譔述薦遷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建炎中為太常少卿知秀州金兵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馳檄諭降俱率官屬棄城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赴行在既至以病乞歸紹興初始置秘書省召俱為少監奏修日歷秘書長貳

得預修纂自俱始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摭三館舊聞比次為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財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武功大夫蘇易

轉橫行俱論祖宗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武臣自閤門副使至内客省使為橫行不繫磨勘遷轉之列其除授皆頒特旨故元豐之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為寄祿官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寄祿官易之者葢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臣官稱為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為轉官等級葢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以開僥倖之門自改使為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至皂隷轉為

横行者不可勝數且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廷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輕則得者不以為恩未得者常懷觖望此安危治亂之所關也俄以徐俯為諫議大夫俱繳還以為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後二日言者論俱前棄秀州城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除

徽猷閣待制俱晚病風痺秦檜薦領史事除提舉萬壽觀實録院修撰使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俱在掖垣命令有不安於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畏避其為文典雅閎奥為世所稱

張嵲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中第調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於川峽宣撫使張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年召對嵲上疏言為今日計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

為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願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名試除秘書省正字六年地震㟼奏比年以來賦斂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摘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震之異殆或為此願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遷著作郎㟼因對言吳蜀脣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今無元帥一年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則可至於撫循斯

民則非所能辨也宜於前宰執中擇其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又言自駐蹕吳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為意今宜亟選儒臣有牧御之才者為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以為保固之資既而何掄以刋改神宗實録得罪語連嶕出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不在於不知天下之利害在知而不以為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國内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

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為陳腐而别取新奇之說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為當然而更為迂闊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為今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寖成也九年除司勲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論王德收復宿

亳兩郡乃擅退軍使岳飛勢孤今授承宣防禦使何應
罰而反賞封還詞頭未幾右正言万俟卨論嵲為侍從
日薦引非才以酬私恩邊報始至託疾家居由是罷去
頃之起知衢州除敷文閣待制為政頗尚嚴酷歲滿得
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時方修好息兵朝廷講稽古
禮文之事嵲作中興復古詩以進帝將召用會卒子昌
時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初以獻頌補假

将仕郎名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坐為蘇氏學謫監華州蒲城縣市易務知分寧縣名為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駒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八用樂者六十有二舊撰樂章辭多牴牾於是名三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宣和五年除祕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尋兼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為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曲學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高宗即位知江州紹

興五年卒贈中奉大夫與遺澤三人駒嘗在許下從蘇轍學轍評其詩似儲光羲其後由宦者進用頗為識者所薄云子遯遊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志行高潔雖在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台至京將處以學職固辭而還高宗詔舉草澤之士部使者言其有文武才復台又辭避亂南雄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紹興二年宣諭明橐又薦敦儒有經世才廷臣亦多稱其

恬退詒以為迪功郎下肇慶府敦遣復不肯受其故人力勸之於是幡然而起既至命對便殿議論明暢賜進士出身為祕書正字俄遷兵部郎官時秦檜當國喜獎用騷人墨客文飾太平用其子為刪定官除敦儒鴻臚少卿談者謂其節不終云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杭州司理參軍林希薦試學官及詞科俱第一除兖州教授入為太學正帝幸學多獻頌者勝仲獨獻賦帝命中書第

其後多勝仲為首差提舉議歷所檢討官兼宗正丞稍
遷禮部員外郎會御史中丞石公弼言僖宗原廟增置
殿室違元豐之舊詔禮官議勝仲建言予而復奪在常
人猶難之況在天之靈乎議者非之責知休寧縣復召
為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時朝廷命諸生習雅樂樂
成進一官遷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
修嘗裒集為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
為三百卷詔藏太常及建春宮以勝仲兼諭德勝仲為

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采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除國子祭酒尋知汝州李彦括田破產者衆勝仲請蠲不當括者彦怒劾勝仲帝寢其奏改湖州尋徙鄧州朱勔先求白雀之屬勝仲不與至是媒蘖其短罷歸建炎中范宗尹為相凡前日以朋附被罪遠貶者咸赦還復知湖州時羣盜縱横聲揺諸郡勝仲修城郭作戰艦閱士卒盜知有備引去歲大饑發官廩振之民賴以濟紹興元年丐祠歸十四

年卒諡文康子立方官至侍從孫泌爲右相自有傳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將生有翠羽雀翔卧内克幼而翹秀既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中登進士第知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無時方不雨克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燁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入爲提轄文思院嘗獻文於曾

覿覿以奏孝宗喜之内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奏克不由論薦得清選無以服衆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之帝曰善乃以為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帝御選德殿召諭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克自以見知於帝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為守以守為攻當和好之時為備守之計守則莫重於淮東金侵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侵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守淮之策以墾田修

堰教民兵為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即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多啟攘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筦榷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為包苴矣又朘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掊削帝喜其有

志台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卒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本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以清介稱

張即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蔭授承務郎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監平江府糧料院臨安府樓店務累遷司農寺丞知嘉興府未赴以言者罷主管

雲臺觀告老特授直祕閣致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譏劾閬州守王惟忠鍛鍊誣伏坐市惟忠忠臨刑謂其友陳大弓曰吾死當上愬於天七揮刃不殊血逆流即之雖閒居移書言於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舍人常挺亦以為言景定元年以禮改葬惟忠復其田人皆稱即之能倡義云即之以能書聞天下惟忠字省尊慶元之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祖暘建炎初以祕書少監出提點坑冶寓信州之玉山蕃以暘致仕恩補州文學為太和主簿受知於楊萬里調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入以蕃為直始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勾祠從清之歸理宗即位以太社令與劉宰同召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秘閣又辭奉祠轉承議郎依前直秘閣卒蕃年五十猶問學於朱熹既耄猶患未路之難命所居

曰難齋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薦蕃竟不受劉宰嘗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歸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錄其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仕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秘閣修撰鄭協等爲蕃請謚乃謚文節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三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四
文苑傳
遼
李澣　蕭罕嘉努　耶律昭
耶律古裕　耶律艮　王鼎
劉輝　耶律孟簡
李澣字日新唐敬宗子郇王瑋十一世孫自幼聰敏慕

唐四傑為文時輩稱之歷仕唐晉太宗入汴來降據宋史李濤傳增輯會太宗崩世宗立㚁㚁不定澣與高勲等十餘人覊留南京久之從歸上京授翰林學士穆宗即位累遷工部侍郎時澣兄濤在宋為翰林學士密遣人㕣澣澣託求醫南京易服夜遁至涿為徼廵者所得送之南京下吏自經不死防之愈嚴械赴上京自投黄河中流為鐵索牽掣又不死帝欲殺之樞密使高勲救止之屢言於帝曰澣非負恩以母年八十急於省覲致罪且澣富

於文學方今少有倫比留掌詞命可以增光國體帝怒
少鮮仍令禁錮于奉國寺凡六年艱苦萬狀會欲建太
宗功德碑髙勲奏曰非李澣無可秉筆者詔從之文成
以進帝悅釋囚尋加禮部尚書宣政殿學士卒濤汲其
遺文為丁年集 據宋史增輯
蕭罕嘉努 按此與外戚傳之蕭罕嘉努係二人謹識 字糾堅納喇部人中書
令安圖之孫少好學弱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遼
漢文字統和十四年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

善價鬻之罕嘉努曰利巳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
二十八年為右通進典南京栗園重熈初同知三司使
事四年遷天成軍節度使徙彰愍宫使帝與語才之命
為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罕嘉努對曰臣
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
大小均熟始為盡美不知其他葢嘗掌栗園故託栗以
諷諫帝大笑詔作四時逸樂賦帝稱善時詔天下言治
道之要罕嘉努對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賔準布

猶强戰守之偹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偹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單轂鮮有還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傭僦人憚其勞半途亡竄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于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補以少壯其鴨緑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此況渤海女真高麗合從連衡不時征伐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救衆不登民以日困盖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

若能徙西戎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識者謂徙之非便一則損威名二則召侵侮三則棄耕牧之地臣謂準布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朐河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壹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準布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內置三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準布累世不敢為寇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衆自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及城哈

屯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恒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變屯戍遼邈卒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内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既安必不生釁如是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

云棄地則損威殊不知殫費竭財以貪無用之地使彼
小部抗衡大國萬一有敗損威豈淺或又云沃壤不可
遽棄臣以為土雖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敵來則不免内
徙豈可指為吾土而惜之夫爷廩雖隨部而有此特周
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濟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
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節盤游簡驛傳薄賦斂戒奢侈
期以數年則困者可蘇貧者可富矣盖民者國之本兵
者國之衛兵不調則曠軍役調之則損國本且諸部皆

有補役之法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皆富實故累世從戍易為更代近歲邊虞數起民多匱乏既不任役事隨補隨缺苟無上户則中户當之曠日彌年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為艱也臣又聞自昔有國家者不能無盜今欲芟夷根本願陛下輕徭省役使民務農衣食既足安習教化而重犯法則民趨禮義刑罰罕用矣宜從哈屯城於近地與西南副都部署烏爾古德埒勒威烏爾古等部聲援相接罷黒嶺二軍并開保州皆隸東京益東

北戍軍及南京揔管兵增修壁壘候尉相望繕完樓櫓後治城隍以為邊防此方今之急務也願陛下裁之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自是日見親信每入侍賜坐遇勝日帝與飲酒賦詩以相酬酢罕嘉努知無不言雖諧謔不忘規諷六年為都部署據本紀增輯十三年上疏曰臣聞先世約尼温汗之後國祚中絶自額爾奇木雅里立蘇爾威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稱我太祖代約尼即位乃製文字修禮法建天皇帝名號混一海內厥

後累聖相承猶以名呼臣以為宜依唐典追崇四祖為
皇帝則陛下大業有光隆典復舉矣帝納之始行追冊
玄德二祖之禮罕嘉努每見帝獵未甞不諫會有司奏
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罕嘉努書於冊帝見命去之
既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帝問我國家創
業以來孰為賢主罕嘉努以穆宗對帝怪之曰穆宗嗜
酒喜怒不常視人猶草芥卿何謂賢罕嘉努對曰穆宗
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終穆之世無罪被戮未有

過今日秋山傷死者臣故以為賢帝默然詔與耶律庶成録約尼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為二十卷進之十五年復詔與庶成制禮典事成有疑與北南院同議罕嘉努既被詔博考經籍自天子達於庶人情文制度可行於世不繆於古者譔成三卷進之又詔譯諸書罕嘉努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歷貞觀政要五代史時帝以其老不任朝謁拜歸德軍節度使以善治聞帝遣使問勞召脩國史卒有六義集十二卷行于世

耶律昭字述寧博學善屬文統和中坐兄國留事流西北部會蕭達蘭為西北路招討使奏免其役禮致門下欲名用以疾辭達蘭問曰今軍旅甫罷三邊晏然惟準布伺隙而動不能終保無變計將安出昭以書答曰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為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紏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立至春夏賑恤吏多雜以糠粃重以掊克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

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隨時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竭為今之計莫若振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穫置游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助伏臘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强可望然後練簡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而不克哉然必去其難制者則餘種自畏若捨大而謀小避强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威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機不可不察閫下膺非常之遇專方面之寄宜遠師古人

以就勲業上觀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矣達蘭然之開泰中獵于巴爾圖山為羯羊所觸卒

耶律古裕字糾堅六院部人父阿古齊官至節度使古裕沖澹有禮法工文章統和中為本部太保開泰中稍遷塔布城節度使鞫霸州疑獄稱旨授啟聖軍節度使太平中復為本部太保謝病歸俄擢南院大王請老不許興宗命為詩友數問治要多所匡建奉詔與林牙耶

律庶成蕭罕嘉努編遼國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録未成而卒

耶律良字錫納小字蘇着帳郎君之後生於乾州讀書醫巫閭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驅馳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已有餘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而歸重熈中補寢殿小底尋為燕趙國王近侍以家貧詔乘廄馬遷修起居注㑹獵秋山良進秋游賦帝嘉之清寧中帝

幸鴨子河作捕魚賦由是寵遇稍隆遷知制誥兼知部署司事奏請編御製詩文目曰清寧集帝命良詩為慶會集親製序項之為敦睦宮使兼權知皇太后宮諸局事良聞重元與子尼嚕古謀亂以帝篤於親愛不敢遽奏密言於皇太后太后託疾召帝白其事帝謂良曰汝欲間我骨肉耶良奏曰臣若妄言甘伏斧鑕陛下不早備恐墮賊計如召尼嚕古不來可卜其事帝從其言使者及門尼嚕古意欲害之羈於帳下使者以佩刀斷帟

而出馳至行宫以狀聞帝始信亂平以功遷漢人行宫都部署咸雍初同知南院樞密使事為特哩衮出知中京留守事未幾卒追封遼西郡王謚忠成

王鼎字虚中涿州人幼好學居太寧山數年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燕薊間適上巳與同志祓禊水濵酌酒賦詩鼎偶造席唐俊見鼎朴野置下坐欲以詩困之先出所作索賦鼎援筆立成驚其敏妙因與定交清寧五年本紀作八年擢進士第調易州觀察判官改淶水縣令

累遷翰林學士當代典章多出其手上書言治道十事帝以禺達政体事多咨訪禺正直不阿人有過必面詆之壽隆初陞觀書殿學士一日宴主第醉與客忤怨帝不知已坐是下吏狀聞帝大怒杖黥奪官流鎮州居數歲有赦獨不免會守臣名禺為賀表因以詩貽使者有誰知天雨露獨不到孤寒之句帝聞而憐之召還復職

乾統六年卒

劉輝好學善屬文踈簡有遠略太康五年第進士大安

末為太子洗馬上書言西邊諸番為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於飛輓非長久之策為今之務莫若城於鹽濼實以漢户使耕田聚糧以為西北之費言雖不行識者韙之壽隆二年復上書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于外裔妄加貶訾且宋人賴我朝寛大許通和好得盡兄弟之禮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意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蹟詳附國史帝嘉其言遷禮部郎中詔以賢良對策輝言多中時病擢史館修撰卒

耶律孟簡字復易裕悅烏珍之五世孫父瑠嘉努官至
郎度使孟簡性穎悟六歲父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
孟簡應聲而成既長善屬文太康初樞密使耶律伊遜
以奸險竊柄出為中京留守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未
幾伊遜復舊職銜之謫巡磁窯關時雖以讒見逐不形
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
被害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
之聲螻蟻有動靜之形在物猶然況於人乎然賢達哀

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予雖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後得歸鄉里詣闕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赫嚕烏珍休格三人行事以進帝命置局編修孟簡謂餘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且不測故司馬班范俱罹殃禍可不慎歟乾統中遷六院部太保處事不拘文法時多笑其迂孟簡聞之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

適足以滋奸倖非聖人致治之本改髙州觀察使修學校招生徒遷昭德軍節度使以中京饑詔與學士劉嗣昌減價糶粟事未畢卒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六十四